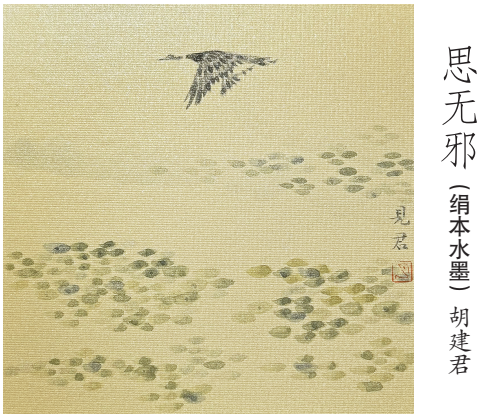


研究上海外滩建筑群有不少专家和业余爱好者，我看上海城市空间变迁，则喜欢从整体上理解外滩发展对于上海城市的意义。我发现外滩建筑群天际线有波澜起伏的三个“高峰”，从南到北依次是汇丰银行和海关大楼、和平饭店和中国银行，以及外白渡桥对面的上海大厦，可以讲一个有吸引力的上海故事。它们建成于1920—1937年，是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和建筑师称之为外滩三期的产物，构成了外滩建筑乐章的三重奏。

第一“高峰”是汇丰与海关的“双子星座”。汇丰银行建成于1923年，被认为是“从苏伊士运河到白令海峡最好的建筑”。这座远东第一豪华建筑具有新古典主义建筑最标准的上中下三段式。建造耗资千万银元，光是意大利云石就用了2000多吨。普通人看汇丰大厦有三宝，即门口的铜狮子、大厅的爱奥尼立柱和上方的八角厅穹顶。八角厅穹顶的马赛克镶嵌画，有汇丰全球八个分行所在的城市（伦敦、纽约、东京、巴黎、上海、香港、曼谷、加尔各答）。我特别好奇这些古老镶嵌画的现代蕴意，其



2010年中国上海世界博览会已经过去近十五年了。在上百个优秀展馆中，位于A片区的中国台湾馆，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台湾馆以其“山水心灯”这一独具匠心的建筑外形、“自然·心灵·城市”这一充满中华文化内涵的展示主题，成了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和两岸同胞心灵相通的重要载体，台湾馆也实至名归地成了最热门的展馆之一。

作为上海世博局分管台湾参展事务的副局长，我也是世博局涉台协调机制的召集人，深入地参与了台湾馆的可行性研究，台湾馆的主题演绎和建筑方案的最终落地。有比较多的时间和机会与负责台湾馆的设计、建设、运营和管理团队的台湾同行一起工作，一起开会，甚至会一起争论。其中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不能忘怀。那是在2009年夏季的一次关于台湾馆建筑面积的谈

中的纽、伦、东、巴正是上海今天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要对标比肩的对象。1927年，隔壁海关大楼又拔地而起。海关大楼顶上是仿照伦敦大本钟设计的钟楼，与汇丰大楼穹顶互相衬托形成双子星座。海关大楼一建成就成为当时外滩最高的建筑，海关大钟的报时声可以传遍整个外滩。有老人回忆说：“海关大楼的四面钟，每面直径都有五米，钟面用的都是德国进口的牛奶玻璃，夜里亮起来像四个月亮挂在江面上。”原来报时用的是英国名曲《威斯敏斯特》，后来改为《东方红》。1986年英国女皇伊丽莎白来访上海，海关钟楼临时奏过《威斯敏斯特》。

两座大楼都是公和洋行主持设计的，都是英国建筑师威尔逊的作品，都以古典的科林斯立柱、爱奥尼立柱或多立克立柱为典型特征。威尔逊设计这两个建筑肯定考虑了个性与和谐，汇丰是横向线条，海关是纵向线条，抱在一起形成了外滩建筑群天际线的第一山峰。小时候逛外滩，那时汇丰大厦是门口有解放军站岗的市政府，汇丰门前的铜狮子要走过去摸一摸，海关大楼的钟声听了一遍还要听一遍，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上海人最熟悉的外滩记忆。

第二“高峰”是沙逊与

中国扇文化源远流长，是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颇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隋唐之后，把玩扇子，视其为“怀袖雅物”，逐渐成为文人墨客的一种雅好。明清以降，在扇面上作书绘画，更成为一时风尚。许多书画名家，往往同时也是创作扇面的高手妙手，成扇扇骨也成了雕刻家驰骋的天地。也因此，成扇和扇面成为了字画收藏的一个别具风采的分支，专门收藏成扇成为收藏大家的不乏其人。这种优雅的文化风气代代相传，至今不衰。

郑逸梅先生

中银的“高度之争”。1925年巴黎博览会以后，装饰艺术(Art Deco)的摩登浪潮开始席卷黄浦江。1929年落成的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北楼)，是装饰艺术建筑在外滩的第一次亮相。设计者又是威尔逊，据说威尔逊原本的设想仍然是新古典主义，最终决定紧跟国际潮流改为装饰艺术。业主犹太富商维克多·沙逊，要求设计拔高到11层高77米，不惜重金要把沙逊大厦建成当时的外滩第一高楼，成为自己上海搞房地产的巅峰之作。沙逊大厦占据了外滩与南京路相交处的C位，作为奢华酒店，建成后逐渐发展成为聚集上海滩老克勒的场所。今天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厅，仍在用萨克斯风演绎着余韵。2024年，在上海出生的香港导演王家卫做了电视连续剧《繁花》，讲了一个20世纪90年代初的上海人如何在和平饭店从阿宝成为宝总的故事。

对沙逊大楼有挑战性的故事发生在1934年。北边相邻的中国银行拆掉旧楼造新楼，要建一个34层90米高的摩天楼。这次的情况不像南边的海关大楼超过汇丰大楼那样平静，在争高博弈中最终中银大楼减少了一半高度，建成的是17层70米的大楼。我们从读小学起就听过老师讲课说事情的原委，说沙逊看到中银大楼高度要超越沙逊大楼，通过租界工部局进行了阻挠。但是最近一些年听到一个新的解读，有人认为

面相互理解，克服了种种困难的成果。台湾方面特别感谢大陆有关方面的善意，也决心要好利用这个机会，努力把台湾馆建设得更具特色，更符合上海世博会的要求。我说，非常感谢对方的想法，也相信对方的决心和能力。但是建筑占地面积是

一次难忘的谈判

陈先进

条红线，很难突破，希望理解。

双方来回拉锯了多次，台湾朋友看我毫无松动之意，便说：陈局长，既然你感到困难，那我们还准备了第二套方案，希望你能够考虑。他们便从包里拿出了第二套图纸。这个方案的特点是按占地面积的限制做了若干根柱子，但柱子上的建筑物向四边扩展了很多，所以整个建筑物的投影面积也超出了我方的规定。台湾方面的

(1895—1992)就是这样一位收藏成扇和扇面的名家。郑老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文史掌故大家，“补白大王”的美誉早已传遍海内外。郑老又是收藏历代名人书札的大家，也已越来越为文坛艺苑所推重，已先后问世的《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和《郑逸梅友朋尺牍 郑逸梅家藏尺牍》两书就是明证。然而，郑老同时也是位成扇爱好者和收藏者，却知者还不多。他曾自嘲“爱扇成癖”，可见他对集扇的痴迷。研究郑逸梅先生和他的嗜好，如不关注他的藏扇，那将是一个重

谷雨前后，是槐花怒放的时节。祖祖辈辈的家乡人，每到这个时节，叫上二嫂喊上三妹，肩扛长梯，在一根长竹竿上绑紧一把提前磨得明晃晃的割刀，来到早已选好的大槐树下，像猴子一样嗖嗖爬上树，地上铺一块废旧的干净床单或塑料布，有人在树上采摘有人在地面拾捡。嬉笑玩闹间，一枝头一枝头的槐花就堆满了一地，鼓成一个小山。

妇人们趁着新鲜，回家赶紧配着自产的土鸡蛋或土猪肉爆炒，就是一盘农家原生态的佳肴。也可以在土灶上轻炒后垫在米饭锅边，半碗米饭半碗槐花，奇香顺着口腔咽喉进入肠胃进入魂魄，此后无论多少年，即便远在天涯也不会忘掉。

剩余大堆的槐花来不及吃，可以冷冻储存进冰箱，任何时候拿出来招待贵客都是一道特别的风味。年冬腊月里，品尝尝过春天的味道，拿温水泡涨剁碎，配了肉泥包饺子包包子。牙口不好喜欢温软的长者，可以用柴豆腐细火慢炖槐花；想多道下酒菜的，可以凉拌槐花，还可以裹面挂糊油炸香酥槐花……有经验的巧手会焯水晾干，装进封闭的玻璃罐，慢慢储存。焯水后的槐花颜色变成玫瑰色，存放在玻璃容器

不景气的经济可能是建筑高度缩水的主要原因。

不管如何解释，当前可见并且可敬的情况是，公和洋行的中国建筑师陆谦受受命设计中银大楼，将中国式的四方攒尖顶与现代主义建筑的垂直线条结合起来，成就了外滩建筑中这一由中国建筑师设计的中国风建筑的唯一和独特，后来的建筑师称之为Shanghai Deco的代表作。如今站在南京东路口的外滩堤坝上仰望，中银大楼的蓝色琉璃瓦顶与沙

逊大厦的翡翠尖顶仍在无声对话，向后人讲述着租界时代中式建筑如何在外滩与西式建筑争取平起平坐的故事。

第三“高峰”是上海大厦原百老汇大厦的“外滩屏风”。1934年，外滩建筑群的最高高度已经属于外白渡桥下苏州河北岸的百老汇大厦。百老汇大厦是英国建筑师弗雷泽设计的现代主义建筑，由威尔逊担任顾问，以22层接近80米的高度成为外滩建筑的制高点。它用褐色

大的欠缺。

郑老“纸帐铜瓶室”所珍藏的成扇，鼎盛时曾高达三百余件，丰富多彩，令人叹为观止。不幸的是，浩劫之中几乎散失殆尽。天清云朗之后，郑老重新开始，“再度搜罗”，又大有收获，他曾撰文《纸帐铜瓶室集藏——扇簪》详记其事。郑老爱扇之深切，赏扇之高明，藏扇之乐此不疲，均溢于言表，不能不令人感慨。

今年是郑老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举办《逸梅藏扇 有慧画扇》纪念展，生动展示郑老收藏的另一

里，密封严实，几年都不会变味。

除了吃，槐花泡着喝也是上佳选择。采摘的花骨朵，去掉花梗，加了冰糖，冲入沸水，三五分钟后，就是一杯可以祛火清热、消炎杀菌、预防腹泻、滋润肠胃的天然养生茶了。营养学家介绍，经常饮用槐花，有美容养颜保护心血管的功效；医

槐事 王成伟

疗专家介绍，出现外伤来不及就医时，把干槐花捣碎敷在伤口，可以很快止血，有不错的凝血功能。

槐花出现的时节，还会忆起那些采槐花的人。

父母退休赋闲在家，即便从农村进入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仍然割舍不下祖祖辈辈传承下来采食槐花的传统。家乡是座小城，步行一两公里便可以轻松找到乡下老家记忆中的大槐树。前年清明前夕，两位六七十岁的老人，突然想起幼时在乡下老屋生活时槐花的清香。忍不住，便找了棵大槐树，采摘了不少。一些送邻居亲友，一些留着自己享用，一些快递到三千里外的上海。太太是四川人，从不知道我们湖北人对槐花有这样的情愫，儿女

泰山面砖包裹，如同一扇耸立在一江一河交汇处的建筑屏风。百老汇的老员工回忆说：“从大厦18层的观景台望出去，能看见苏州河里的木船和黄浦江上的军舰。”

百老汇大厦真正发挥它的制高点作用是在1949年之后。有一个说法是，大厦顶层的旗杆高度正好100米，这个数字有新中国“百尺竿头”的寓意。1951年百老汇大厦更名为上海大厦，成为新中国外交活动的重要舞

长请慢走，我们现在请您过目第三套方案，这个方案是按照上海世博局对台湾馆的建设占地要求来设计的。我一下愣住了，真没想到我们的台湾同行准备得如此充分，工作如此细心。事实上，他们一共准备了三套设计方案，每一套都有自己的理由和特点。这第三套方案从建筑占地面积来说完全符合要求，只不过在展馆的高度上略有超出，这一点我认为是可以商量和讨论的，最后台湾馆的方案确定也是在高度上留出了适当的余地。当我重新坐下来仔细阅览第三套方案时，内心不禁为我们的台湾朋友工作的细致和认真而感叹，也衷心钦佩他们对推进工作的思则有备和未雨绸缪。

十日谈

世博与我
责编：沈琦华

道绚烂多姿的风景线，正其时也。这次展览共展出郑老所藏成扇廿二件，其中有曾熙的花卉、白蕉的兰花、狭平子的墨竹、陶冷月的梅花和郎静山的山水，有翁同龢、谭泽闿和章太炎的书法，还有吴湖帆的书法与绿梅，以及钱松和杨吉人的刻竹等等，琳琅满目，云蒸霞蔚，从中自可领略郑老集扇的眼光，揣摩他集扇的品位。

郑有慧女士专攻国画，成就斐然。是次展览同时展出她创作的扇面多幅。祖孙两代，一藏扇一画扇，互相发明，相映成趣，也是文坛艺苑的一大佳话。

人间四月天，扇面天地宽。观众诸君，“慢慢走，欣赏啊！”

们都在上海出生、长大，也是第一次听说，都很新奇。大家尝鲜后还是吃不习惯，只有我视若珍宝，精心储存慢慢独享。

我有个偶尔才使用的笔名“三槐”，源于《宋史·王旦传》明确记载的历史典故“庭院植三槐”：

宋太祖开宝年间，赵匡胤以宰相大位诱惑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去打压功高震主鞠躬尽瘁的大将军符彦卿。王佑反劝太祖放下猜忌，被盛怒之下的皇帝贬职，遂在院子里种植了三棵槐树。亲友们不解，佑笑：槐刚直高洁，只要子孙后辈都能学槐，即使我不能位列三公，儿孙也必定可以。果然，次子王旦受新帝宋真宗之约，登临宰相大位掌权十八载，被誉为“太平良相”“宰相肚里能撑船”；孙子王素考得进士，位列工部尚书，入史书为国家栋梁；曾孙王夬，位高爵厚，为北宋著名诗人、画家，与苏轼兄弟情深，即便受其“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职依然从容淡定，苏轼愧疚感恩特撰《三槐堂铭》记怀，盛赞王氏：“郁郁三槐，唯德之符。”溢美之词，万古回响。

王佑1017年逝，享年六十三岁。自他之后，槐便成了王氏子孙传承千年的精神图腾，槐花之美之洁之雅，便不是其他任何花草可比拟的了。